

文俠小說

萬古風流

蘇東坡

⑥

人杰
[下]

離似東坡老白首忘機
人相得如我共君稀

中

十

十



蘇東坡題

蘇東坡

龍吟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萬壽圖

萬壽圖

萬壽圖

萬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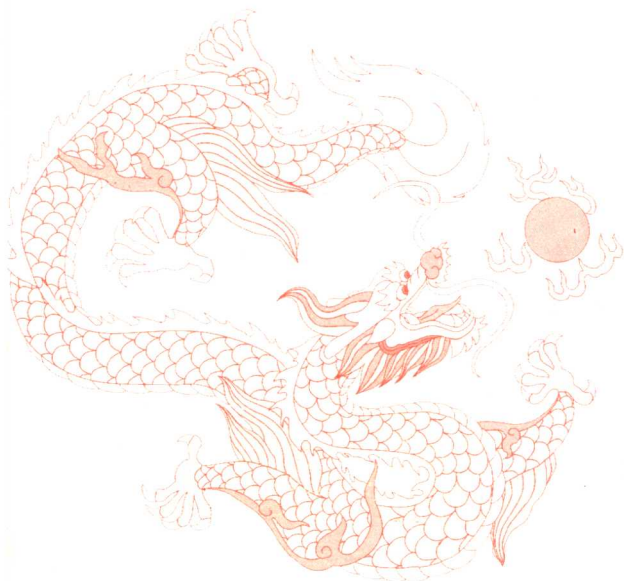
文俠
小說

萬古風流蘇東坡

蘇東坡題

人杰 (下)

龙吟/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古风流苏东坡/龙吟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5

ISBN 7-80626-759-X

I. 万... II. 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3638 号

Wangu Fengliu Sudongpo Renjie

万古风流苏东坡·人杰(上、下)

龙吟 著

责任编辑:王尔立

封面设计:李岩冰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26印张 1插页 600千字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装

印数:1-8 000册

定价:42.00元(上、下册)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ISBN 7-80626-759-X/I·187

目 录

万古风流苏东坡



序之一:走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结合之路	王水照	1
序之二:内容博大精深 形象栩栩如生	李 森	5
第 一 章 读史鉴今惊变化 冲天飞鹄蓄势待发		1
第 二 章 兄弟读书谈变通 君臣初会鱼水相逢		26
第 三 章 奏玄音君臣相悦 寻故旧诗偈费琢磨		51
第 四 章 青神鸳梦两情迷 奇杰相遇指掌河熙		73
第 五 章 思平戎寝食难安 罡风清风并起人间		97
第 六 章 读策论皇上心动 访故旧子瞻心震惊		121
第 七 章 揽才俊说客纷纷 议战和朝廷换大臣		144
第 八 章 谋新变脱凡拔俗 苏子由再上万言书		172
第 九 章 预新法子由议政 叙故旧董传丢性命		201
第 十 章 生老病死苦不同 缓急齐杂谈薛相争		236

第十一章	变科举新进纷纷	不堪众议痛贬功臣·····	271
第十二章	举世昏昏我独醒	忧倡学伪奋力相争·····	297
第十三章	渐变恒远揭真谛	百年太久只争朝夕·····	321
第十四章	拒攀援静观其变	君臣齐心力挫攻讦·····	348
第十五章	特立独行谢荐举	静待待出暴风骤雨·····	377
第十六章	贡院出策惹是非	水火不容合力相推·····	393
第十七章	开封府权为推官	亲历变法有口难言·····	428
第十八章	聚西园调教驸马	遇难民上书说真话·····	450
第十九章	新法利弊争未休	避尴尬子由赴陈州·····	466
第二十章	万言书感动圣听	新法叫停苟苟蝇营·····	484



第二十一章	废兴变幻如儿戏	论辩争谏各有其宜·····	518
第二十二章	进士排名闹哄哄	试题分拟以待圣听·····	541
第二十三章	朝政变更殃联姻	心有郁结难计分寸·····	567
第二十四章	争头功腐儒开边	打哑谜多方苦周旋·····	589
第二十五章	解困顿以诗相濡	求战绩疆场冤魂哭·····	616
第二十六章	卖南园葬侄还债	遇难题老朽借英才·····	648
第二十七章	戏辽使语惊四座	赞忠孝题诗再遗祸·····	672
第二十八章	说进退宁断不弯	遭重创杰鬼方头现·····	695
第二十九章	奉御批通判杭州	出世入世各有因由·····	722
第三十章	说官场语重心长	湖山唤归诗诉怅惘·····	751

第十五章

特立独行谢荐举

静待待出暴风骤雨

朝野上下，传闻再起。

吕海上书痛斥王安石为大奸大佞，这事并没有在朝臣中引起太大的反响，原因是众人和司马光一样，都认为吕海言辞过激，对王安石有中伤之嫌；而皇上将他贬为邓州知州，并没降职，只是让他别在朝廷任职罢了。吕海确实没法在朝廷再呆下去，别说有王安石在，即使王安石离任了，吕海也难以自安。倒是钱颢、刘述、孙昌龄几个，为了挽留吕海而被停职，众人觉得甚为可惜，同时也以为皇上过于严厉。然而吕公著接替吕海，还有皇上要求朝廷资深要员举荐新的谏官之事，立即掠走众人的视线，人们都在静观，看看朝廷内外的元老大臣们谁先说话：位在枢密首任的文彦博、身为宰相的富弼，还有远在长安的前任宰相韩琦，他们资历最深，如果他们率先荐人，那可就热闹了，他们举荐的人肯定会跟王安石对着干；若是他们不言语，由着曾公亮、韩绛、陈升之等推荐，那可就不好说了，说不定御史台和谏院里全都是王安石赏识的人，那样的话，皇上就难以听到反对王安石的声音……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率先响应皇上诏命，向朝廷举荐谏官人材的既不是文彦博、富弼、韩琦，也不是曾公亮和韩维、陈升之，而是远在扬州的张方平。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刚刚脱下丧服，就听到皇上寻求谏官之事，他二话没说，就给皇上写了个奏折，让扬州的驿使星夜急驰，在六月底前，也就是皇上诏命发出不到十日，就将荐书送到了朝廷——张方平向皇上举荐了两个人，一个是苏轼，第二个名叫李大临。

“张方平对三苏父子有知遇之恩，当年苏轼、苏辙是他看上了，并从成都送到汴京的，他举荐苏轼，乃在意料之中。可是李大临是谁？”一个黄面皮的官员，在走出文德门时，向身边的大个子发问。

被问的人正是当年与苏轼同在登闻鼓院为官的皇甫遵，如今已是太常博士，他冷笑一声，然后音调怪怪地说：“李大临？李大临也是成都人，张方平在当成都大帅时看上的，眼下在开封府当推官！看样子，这回蜀川人要发达了！”

“文远兄，你好像对蜀川人颇有微辞呢！听说当年苏轼与你同在登文鼓院，还帮你注过《吴越春秋》……”黄面皮官员笑着问。

“何正臣，别给我提《吴越春秋》，一提这事，我心里就窝火！”皇甫遵不高兴地说。

“怎么啦？您的《吴越春秋注》不是刊行了么？你不是说苏轼曾帮过你么？”何正臣还要问。

“他帮我看过的，这不假？可是前一阵子《吴越春秋注》刊行时，我去找苏轼，希望署上他的名字，可他说什么都不愿意，说他只帮看过一点点，硬让马梦得把书稿给我送了回来！正臣，你想想看，若是《吴越春秋注》上能署上苏轼的名字，哪会像今天这样，一共才卖出去三本？”皇甫遵此时道出了原由。

何正臣劝道：“人家苏轼不愿掠美，这无可厚非呀。”

“什么不愿掠美？苏轼名气大了，欧阳修把文宗的交椅让给他了，朝中哪一派人物都要拉他，他的架子大得很，哪里还



像当年在登闻鼓院里头？他根本不愿搭理我了！”皇甫遵说到这儿，已有些愤愤不平。

何正臣对他的牢骚不感兴趣，又问：“哎，文远兄，听说皇上想重用苏轼，王安石也很想笼络他，这回张方平一举荐，正好给他铺了个台阶。张方平有拥立今上之功，皇上肯定会采纳他的举荐，你说是不是？”

“屁！王安石本来还可能重用苏轼，可是张方平这么一举荐，苏轼就没戏了！”皇甫遵说。

“这话从何说起？”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张方平最讨厌王安石，不论是在皇上面前，还是大庭广众之下，没少说过王安石的坏话。你就等着瞧吧，苏大才子这回没戏！”

何正臣还有些不甘心：“文选兄，我很想结识大苏、小苏，什么时候你帮小弟引见引见？”

皇甫遵当头给他泼了盆冷水：“你要拜见苏轼？他连我都看不起，还看得上你这无名小辈？算了吧！”

“那……”何正臣受了很大刺激。

皇甫遵也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过，于是叫着何正臣的表字说：“君表啊，你不就是嫌在太常寺里没事干吗？干嘛要见苏轼？你不也是进士出身，也是江西人吗？你该想办法，去拜见你的老乡王安石！如今王安石在皇上面前一言九鼎，苏轼不走他的门子，都无法出人头地，你何必舍近求远呢？”

“在下想去拜见，可是摸不着门啊！”何正臣说。

“我替你找门路，想办法！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你小子别过河拆桥，将来发达了，也不认我了！”皇甫遵说。

何正臣听了这话，一张黄脸马上泛出红光，他急得直发重誓：“文远兄放心，我何正臣决不是那样的人！若是过河拆桥，我何正臣就不得好死！”

“哈哈，这又何必呢！告诉你吧，我与谢绛的儿子谢景温是世交，你知道谢景温吗？”

“听说过，他不是当京西转运使吗？”

“你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告诉你吧，谢景温的妹妹嫁给了王安礼，他跟王安石也算亲戚！”

“隔这么远，管用么？”何正臣有些担心。

“这你就不懂了吧？隔得再远，也是亲戚！告诉你吧，我刚刚得到消息，陈升之已经向皇上举荐谢景温当御史了，用不了几天，若不是王安石的主意，陈升之哪里会看得上他？等谢景温一当上御史，我就领你去见他，凭你的聪明，还怕谢景温不喜欢你？”

何正臣见他果然有门路，立即躬下身来，在大马路上深深施了一礼：“谢谢皇甫大人！”

“好啦，好啦！今天我先跟你打个赌，这回要是苏轼能当谏官，我就在地上爬给你看！”皇甫遵念念不忘苏轼。

“我相信，我相信！”何正臣讨好地说。

“那时你得请我喝酒，去樊楼！”

“这个岂不容易？今天我就请你！”何正臣善于抓机会。

“好小子，够义气！走，去樊楼！自从那本破书赔了本钱，我就没去过樊楼，今天托你的福了！”

二人亲亲密密，径向樊楼奔去。

南园之内，蝉噪甚凶。

这是一个难得的休沐之日，几个月来，子由头一回不去加班，留在家中陪着哥哥。

“阿同，今天不去条例司了？新的条例全都修订完了？”子瞻笑着问。

“今天我告假。不想再跟他们争吵，一天清静的日子都没有。”子由一边回答，一边问道：“哥，李常大人向王安石要求辞职，这事你听说了没有？”

“噢？我没听说。为什么？”

“李大人对青苗法很有意见，他多次向王安石提出不同看



法，都未能奏效，因此李大人想不干了，昨天他已递交了辞呈，请求到外地任职。”

子瞻有些惊讶：“李常可是王安石最好的朋友啊，他想撂挑子不干，王安石会同意？”

“王安石没有同意，可李大人说什么都不愿再做下去，昨下午他们两个谈了好久，谁也没能说服谁。最后达成一个协定，王安石说：‘眼下条例司缺乏人手，你李公择要走可以，必须推荐一个跟你学问差不多的人来顶替；不然的话，哪里我也不让你去。’”

“王安石是想留住他啊。李公择若是真的走了，你们条例司剩下的可全是年轻人了。”子瞻有些担心。

“哥，若是李大人走了，我也想离开条例司。”子由说。

“为什么？”

“我实在不想跟吕惠卿、曾布这些人在一起共事，还有那个章惇，更像个混世魔王。”

“阿同，你不要意气行事。章惇确实是个混世魔王，可这个人心眼不坏，你不必与他相争。再说眼下要变法，不是王安石一个人的主意，皇上的想法比王安石还要坚决。有些举措虽然过了头，毕竟是在计议之中，还在不断完善。李常走了，便少了一个提反对意见的人；你要是再走，条例司岂不就没了不同的声音？”子瞻说。

“哥，我看您有些变了。近来有人说，皇上召见您后，想将您马上提拔到中书省，只因王安石阻拦才没下诏。朝野上下议论纷纷，都在为您抱不平，可您却一点都不在意，反过来还替王安石着想！”子由笑着说。

子瞻好长时间没与弟弟谈心了，他语重心长地说：“阿同，不是王安石阻拦，其实是我自己没争取。皇上要重用我的意思，当时就跟我说了，我以自己没有治世经验为由，当着皇上的面给推辞了，这件事与王安石并无多大关系……”

“哥，您总是替人开脱。这回张大人举荐你当谏官，朝野

上下都以为是水到渠成,可是我担心……”

“担心什么?担心我再被人家卡住?卡住了才好呢,说实话,这个谏官,我还真的不想当!”

“哥,这可是张大人的举荐啊!”子由叫了起来。

“阿同,张大人的一片苦心,难道你还不懂?张大人是在真心帮我们,可他同时也想我们帮他,遏制王安石!阿同你想想,我这个人是不住话的,张大人心知肚明,若我身为言官,岂能会让王安石寂寞?就拿新的贡举法来说,皇上答应我暂且搁置,前两天突然又试行了,我若当上谏官,岂能不说?一旦我跟王安石打起来,你在条例司还干得下去么?”子瞻反问。

“哥,这也是我想辞官的原因之一啊!”

子瞻见子由说出了真心话,眼睛立即湿润了。“阿同,不能这样。王安石要变法,立意毕竟是好的。你在条例司,对新法有好处。此时我若当谏官,肯定对新法不好,对你不好,对我也不好。弟弟,这个时候我们要耐得住寂寞,不能卷到是非里去,误了国家的大事。我心里有数,只要我不去靠近王安石,王安石肯定不会同意我出任谏官,这样正合我意……”

“哥,我怕耽误您……”子由还要解释。

“好,不说了,咱们不说这个!”子瞻这时将话题一转,顺手拿过一封信来:“阿同啊,不欺哥哥来了封信,给我们出了个难题。”

“噢?什么事?”子由凑了上来。

“你看,二伯父家的五妹都十八岁了,依然待字闺中,这事咱们给忘了!”子瞻说。

子由看了信,也点头说:“是啊,五妹一直跟着不疑大哥,伯父过世了,这事咱们可得帮着大哥操点心。”

“这个小五丫,一般人看不上,非要嫁个有出身的人,点名要我们两个哥哥帮忙。小文美的事我们没做好,这回可得慎重些。”子瞻说。

“哥,大哥这信来了一个多月,你怎么才告诉我?”



子瞻笑道：“你不是大忙人嘛！这些天我到处物色，就是没遇到合适的。我想，索性等到今年秋试，在开封的举子里选一个，或者等到明年春天，到礼部榜下抓个没成亲的进士，给咱们当妹婿！”

子由却不太乐观：“哥，进士大都是有家室的，何况明年春天，五妹又长一岁，都十九了。”

“所以我要与你商量呀！”

二人正在说话之际，星儿走了进来：“二位老爷，范大人，范大人来访！”

“范大人？哪个范大人？”

“就是从长安陪我们一同进京的范大人啊！”

“尧夫？范纯仁？天哪！怎能劳他大驾？快，子由，快去迎接！”子瞻一边说，一边跑了出去。

“哈哈，子瞻子由，你们这个南园，可是个好地方啊！”范纯仁一进院子，就笑着说。

“尧夫兄，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子瞻笑道。

“热风啊！京城六月，热风灼人，我在家里闷得慌，就想找个地方凉爽凉爽。你这儿还真不错！”

“那好，咱们就在凉亭子里坐，如何？”子瞻说。

“好，好！这里蝉声甚多，颇有趣趣！”范纯仁一边点头，一边随着子瞻走进凉亭。

等范纯仁坐下，子由才问：“大人近来安好？”

“好，好！哎——子由啊，说好了咱们是兄弟，你怎么又叫我大人呢！你还是不如子瞻爽快！”

子由听了这话，不禁微微一笑。

子瞻笑道：“尧夫兄，既然来了，就不要走。一会儿我让星儿去请您家的另二位兄长，中午一块儿樊楼小聚，不知意下如何？”

“不行，不行！我与司马君实已经约好，中午去他家喝小

米粥，特意提前路过此地，看看你们！”

子瞻听说他要去看看司马光，便不好强求，只好吩咐星儿端来一盆凉茶，让客人解渴。

范纯仁喝了两口茶，就问：“子瞻啊，知道我来找你，是因何事么？”

“大人不是要凉爽么？还有别的事情？”子瞻故意说。

“哈哈，好你个子瞻，真会说笑！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范纯仁正色地说。

“尧夫兄有何见教，请讲。”子瞻说。

“唉！尧夫承皇上信任，身居知谏院之职，却没能恪尽职守，让吕海大人因为直言而遭贬谪，心里有愧啊！”范纯仁说到这儿，连连叹气。

“尧夫兄，人各有志，不可尽同。吕大人敢于直言，诚让朝野钦佩，然而他言辞过激，也有不当之处，尧夫兄何必为此而内疚？”子瞻劝道。

“吕海自有先见之明，尧夫不及他也！”范纯仁叹道。

“尧夫兄，你对王安石也有成见？”子由问。

“不是成见，是新见！”范纯仁纠正说。“子瞻，子由，自从吕海被贬后，我好几天都坐卧不宁。仔细想想，吕大人所说的王安石十件事，虽有夸大其辞之处，却也不是望风捕影。王安石喜欢标新立异，怂恿皇上大举改革，特别是在用人上，不分青红皂白，顺我者进，逆我者退，我真怕吕大人的话应验啊！”

子瞻道：“尧夫兄，改易更革之事，不在王安石一人。”

“你苏子瞻也是一个，是不是？”范纯仁笑道。

“尧夫兄过奖，子瞻还算不上。子瞻是说，皇上锐意进取，王安石才有用武之地。”

“说得有理！不过子瞻，你的一篇上书，能让皇上暂时停止贡举之法，可谓功不可没。没有你的上书，没有皇上的犹豫，吕海也不会大胆进言啊。”范纯仁说。

“尧夫兄言重了，子瞻哪敢贪功？子瞻对吕大人的见解未



能苟同。”子瞻直言不讳。

范纯仁叫道：“痛快！这样痛快的人，最适宜当谏官！”

子瞻笑了，“尧夫兄，莫非你是来招揽部属的？”

“正是，正是！子瞻啊，明人不用细说，张大人向皇上举荐你，可谓深得天下人心。尧夫和众人都以为，只有你大苏出任谏官，王安石才不敢在朝中放肆，因为只有你才能辩得过他，其他人都难以与他匹敌！”范纯仁实话实说。

子瞻叫道：“尧夫兄，如此说来，子瞻可就不敢从命了！”

“为何？你要后退？你怕王安石？”

“非也。子瞻以为国事螭蟠，要有王安石这样敢作敢为的人担当大任。新法还在议定之中，子由在条例司看得很清楚，皇上和王安石一直在吸纳众人意见，未必专权独断。再说……”

范纯仁用笑声打断他的话：“哈哈！人们都说你苏轼与王安石大同小异，看来此话非虚。”

“尧夫兄，子瞻子由虽然赞成变革，但与王安石等人也不尽相同，我们该争的争，该同的同……”

“子瞻，你不用解释，我范纯仁若没这点眼光，就不来登门拜访了。时间不多，我只要你一句话：你要是想到谏院与我共事，就不啰嗦，我明天就给皇上写个奏折，促成此事；若你还想游移于两者之间，那也痛快一点，尧夫就不去白费口舌了！”范纯仁看看日头，直截了当地说。

子由这时急忙拉哥哥一下，希望他能应诺。

子瞻知道，凭着范纯仁的声望，凭着皇上和王安石对范仲淹的那份尊重，只要这位兄长一进言，自己立即可以置身谏院，官进一品。然而他觉得这样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他虽然不愿依附王安石，却也不愿立即顺着张方平指的路，不由自主地站到王安石的对立面上。“尧夫兄，子瞻对您敬若兄长，早就想跟你在一起，多承教诲。然而子瞻自幼喜欢自己寻路，不愿由人安排。更为重要的是，子瞻生性耿直，不会藏拙，胸中有

言，必然倾吐。而此刻正值朝廷初议大政之际，子瞻不愿与皇上和王安石公然对抗。即便皇上采纳张大人之荐，子瞻也要坚辞，请尧夫兄多多体谅。”

“好，既然如此，尧夫就明白了，告辞！兄长只有一言，劝你好自为之！”范纯仁一边说着，一边起身。

子瞻却不愿轻易放过他：“尧夫兄，请留步。我还有事求您呢！”

“噢？我能帮你什么忙？”范纯仁有点不释。

“君子和而不同，难道子瞻不同于您的见解，你就不愿与我和睦相助了？”子瞻笑着说。

范纯仁立即笑了：“你这个子瞻啊，真是机智善辩。快一点说吧，有什么忙要我帮，我当尽心尽力！”

“尧夫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令弟纯粹，今年二十三岁。不知他可曾婚娶？”

“哈哈！四弟的孩子都快两岁了！子瞻，我听说你家有个小妹，差一点嫁给驸马王洸了，是不是在为她做媒呀！”范纯仁笑着说。

子瞻没想到他的消息如此灵通，急忙说：“非也，非也！王晋卿中意的，乃家父所认义女，如今随其父母，远在江淮。子瞻另有一妹，乃前任利州伯父幼女，年已十八，依然待字闺中。堂兄以此事相嘱，所以子瞻想起了令弟。”

“舍弟没这福气了，真是遗憾！”范纯仁说。

过了一会儿，范纯仁若有醒悟，突然说：“子瞻啊，这事倒让我想起一个人来。”

“谁？”

“司马君实没有儿子，前两年把乃兄之子过继到门下，名叫司马康，至今尚未续娶。听说他原在家乡务农，学问可能差一些，不知子瞻与令兄，觉得合适不合适？”

“司马康尚未婚娶？”子瞻子由都很惊讶。

“这事岂能有假？我范纯仁还会编造不成？若是你们不